

浊 流

《浊流三部曲》之一

钟肇政 著

•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)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850×1168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6 插页 194千字
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32,600册

书号：10355·551 定价：平装本1.75元
精装本3.20元



钟肇政小传

钟肇政，台湾省著名乡土作家，原籍广东，一九二五年三月生于台湾省桃园县，一九四三年中学毕业。在日据时期，当过小学教员和“学徒兵”。抗战胜利后，曾在台湾大学就读，未毕业又在小学、中学及大学任教。现任《台湾文艺》社长，《民众日报》副刊主编、“吴浊流文学奖”主任委员。一九六一年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鲁冰花》后，又出版了《残照》、《大坝》、《大圳》、《轮回》、《沉沦》、《大肚山风云》、《中元的构图》、《马黑坡风云》、《灵潭恨》、《绿色大地》、《青春行》、《望春风》、《八角塔下》等几十部作品，《浊流三部曲》和《台湾人三部曲》是其代表作。一九七九年他获得了台湾文学大奖“吴三连文艺奖”。此外还有不少电视剧作、翻译和理论著作。

1

我敢说，在我十八年多的生活中，从没有象今天这样紧张的日子。这是我踏进社会的头一天，我首次独自个儿应付了一个局面。在我有生之年，将永远忘不了这一天里所感觉到的恐惧与期待交织成的情绪。

此刻，我正踏上归途。街路已经被我抛在后头了，我还得走两个钟头的路子——有些部分还算平坦，更多的是崎岖的山间小径，才能回到父母膝下。

早晨来时，我的步伐是沉重的。我还没有过以社会一份子的身份，去见许多社会人的经验。半年前，我跨出了送走整个少年时期的中学之门。我从前有不少要好的伙伴，不管什么事，尽可大伙一块来应付；升学考试算是自己应付自己的了，仍然是集体行动。每一堂考试的前后，都可跟几个伙伴谈论，心情也就不寂寞。后来，我不幸落第了，半年来赋闲在家，钓鱼、跟附近顽童们戏嬉玩耍，就是我的日常生活，偶尔也跟着父亲到山上垦荒种蕃薯。总之，我惯于在许多有形无形的庇护下，过我的生活。

我，当然也有一张嘴巴，却没有人家那种天赋的、能够自

由驱遣、畅所欲言的本领。一个沉默的学生，如果能自甘于默默无闻，是很可以安详地过他的求学生活的。然而，一个社会人却不行。从迈开第一步起，便得面对独当一面的情况。

噢！那是多么尴尬，多么使人难堪，多么可怕的事啊！此刻想起来，还使我浑身发热，仿佛有千万枝针头在扎着我身上每一块皮肤。

“我，我就是陆志龙。真感谢您的照顾……”

这些话，我在路上已不知讲了多少遍，可是当我站在山野郡视学^①那满脸络腮胡子的面前时，竟是那么不容易说清楚。这话的后半部，更连我自己都清楚地感到说得含含混混，简直如和尚在念经文。

“噢！”

视学先生把我上下打量了一回。眉头微蹙，在双眉之间划出了三道直竖的深纹，诧异里含着一股不屑之意。我看出了它的意思：“说什么啊？吞吞吐吐地，讲明白些吧。”我心跳得更激烈了，膝头也在微微打颤。

“我，我是陆志龙。”我奋力把嗓门提高说：“非常感谢您的照顾。”我说罢再深深地鞠躬。

显然，我的这番说词并不十分适合这个局面。为什么我那时会那样说呢？此刻我一面想一面走，一股屈辱感与难为情涌上，使我禁不住嘴里呻吟一声。

“陆什么？”

“陆志龙，家父是陆维祥。真感谢您……”

^① 郡视学即督学。日据时期台湾行政区域分为若干州，州分为若干郡，均设有视学，管辖区内的教育。

“呀！是陆维祥先生的公子。”

事情到此算是有了头绪了，视学先生的嘴巴在浓密有如锅刷子的胡子当中绽开一笑。在这一刹那间，眉间三道深纹也消失了。

“对啦，你是来报到的罗。”

“是的。真感谢您的照顾。”

“哪里哪里。那么你马上可以去了。”

“现在就到学校去吗？”

“就是啦，我会打电话去。知道在哪里吧？”

“知道。真感谢您……”

我到底在这两分钟不到的时间里鞠了多少躬，如今已想不起来。在一个不善词令的人，鞠躬可算是很方便的表达方式，我只有连连地乞灵于它，至于它所表露的另一种意义，已无法顾及了。

我通过了第一关，深深地松了一口气。但第二关紧接在后面。第一关的失态，使我对第二关的来临，感到更深切的恐惧，因此，才松一口气马上便又紧张起来。

步出郡役所^①的大门，拐个弯，不多远就是公园。沿公园的碎石路步行约五分钟，一所运动场以及运动场那边的校舍就在右首出现了。这就是我的目的地——我即将赴任的宫前国民学校。

我一直在痛斥自己，为自己的丑态而感到焦急与失望。第二道关卡的出现，使得我的步伐益发沉重。我要怎么说呢？我

① 郡役所即郡政府，或曰公所。

好象是被遗弃在暗夜的旷野里的孤儿，不知何所适从。来到校园边，我站住了。似乎是刚下了课，许多小学生争先恐后地从每间教室奔出来。很快地，吵嚷声就把整个空间占住了。我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看看。他们那好象每一秒钟都万万不能浪费一般的模样，渐渐使我的心平静下来。

忽然一个思想涌出：“一切都要过去的！”对了，不管你应付得如何，一切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。就如没有一个人堵得住时光之流一般。我已不记得这句话是从书本里看来的，抑或是听人家说的。可是它使我恢复了信心，也在以后的许多岁月中，把我从失望与屈辱中救出来，使我得以在万般的难堪中过日子。

我迈开了步子，朝校舍走去。可是走了不几步，我又犹疑地停住了。现在是休息时间。事务室里人一定很多，不如等到上课铃响，教员们都走光了以后才去吧。反正今天要见的是校长先生，见了以后听他的话便算了。此刻那儿人多，在无数发亮的眼光里闯进去，万一再重演刚才在郡役所里的失态，岂不糟糕？

“一切都要过去的。”我以为有了信心，不再怕什么，这么下了决心还不到两分钟，却又如此这般地在担心丢丑了。这是怎么软弱卑怯的一颗心啊！

软弱卑怯似乎是我的天性，我接受它的指使，就如一头牛被牵着鼻子走，那么自然，也那么无可如何。倒是这么一踌躇，心中有了暂时的余裕。我看着小学生们嬉耍的情形。他们那种天真无邪，一股劲儿玩乐的情形，使我不禁想起一些童年时的情景。这景象，我已很久很久没有接触到了。离开国校升

入中学，经过这五个年头^①，如今骤然间以一个成人的眼光再来看，心中实在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

除了这以外，我还想到以后自己也要当教员。我能吗？到底要怎么样教呢？他们肯听我的话吗？不晓得要教哪一年级？男的或是女的？也许我会喜欢他们……期待与梦想好比是一张纸的两面，有此便有彼，永远是脱离不开的。但我这时的期待与梦并没有维持多久，随着上课钟声响起，小朋友们一个个消失，那暂时占据了我脑膜上的幻影也消灭，于是我又回到可怕的现实世界。

“一切都要过去的，去吧。别怕！放胆去吧。”我反反复复地告诉自己。

绕过运动场，走向面对大门的校舍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事务室就在大门正对面。我听着心口激烈的鼓动，拼命地止着腿部的颤抖，踏进事务室。

事务室门边不远处的座位上正有个中年人在伏案书写什么。这人是第一个跟我碰面的同事，因此印象特别深刻。他有一颗特别大的光头，头发秃了很多，面孔长而且肥胖，胡子布满腮边，一眼便可看出是日本人。

室里除了这人以外，别无他人，这使我的胆子壮了不少。我走到他身边问：

“对不起。请问校长先生在哪儿？”我惊喜地发现自己说得还算得体。

“哦，”他抬头看我一眼，用手里的钢笔指指里头说：“那边。你是哪一位？”

^① 日据时期学制，中学为五年制。

“我姓陆。以后请多多指导。”

我总算说出了最平常的客套话，而且居然还说得清清楚楚，一点不含糊。说完还没有忘记来一个鞠躬呢！

“哦，是陆先生，刚才庶务课^①来了电话。我叫中原，来吧，我带你去。”

中原说着就起身，走向里头。他看来很诚恳，人也似乎蛮厚道。能够有了这么一个人替我引见校长，在此时此地的我来说，真可算是暗夜的明灯了。一直到七个月后我离开这所国民学校，我都对中原重夫抱着一种敬重的心情，而且没有出乎我的第一印象，他确是罕见的不怎么歧视台湾人的“日本仔”。

事务室——也就是办公室——相当宽大，从门口向内平行地摆着两排办公桌，每一排都是相向的两张办公桌拼列而成，一共有二十来张。上头正中另有一张较大的桌子，再后就是一堵水泥墙，墙的右端有一道门。中原朝这门进去，我紧跟着走进。

这是校长室，约丈多宽两丈多深。左旁是并立的书橱，右边是“奉安库”^②，最里边就是校长的座位了。一进去便有一股寒意扑面而来，使得我不期然地又紧张起来。

我早从父亲那里听到，这位校长名叫冈本太郎兵卫，正如他名字所显示，是个脾气古怪、很不好惹的老头，并且是以严厉高傲出名的人物。现在我终于看到他了，身材瘦而长，上唇边蓄着仁丹胡子，一脸严肃，年纪似乎五十出头了，但红光满

① 庶务课——郡役所分为两部门，一为警察课一为庶务课。

② 奉安库——日据时每校均有“敕语”、“大诏”等，纳于金库中，谓之奉安库。

面。这些都还不算这么吓人，倒是那副眼镜，受着光线反照的影响，两道冷飕飕的寒光直透人心肺。

中原上前鞠躬，我紧缩在他背后跟着鞠躬。

“校长先生，陆先生来了。”

“唔，你就是陆君吗？”

两道寒光这回不偏不倚地投射在我面孔上。我使劲缩紧臀部的肌肉，浑身僵直，来了个军礼式的十五度鞠躬。

“是！我叫陆。请多多指导！”

冈本校长端详了我片刻，我奋勇地凝视着他，我发现他面孔上没有一根筋肉牵动，死板板地，加上眼镜的反光，看不见眼瞳，因此越发显得冷漠可怕。

“中原君，马上叫刘培元君来好吗？”

“哈！”

中原鞠躬退下。校长没再理我，仿佛我已从他面前消失了，把眼光投回桌上的文件上面。我感到无名的屈辱，想说点什么，却又不晓得说什么好，只好手足无措地直立在那儿。一种无底的孤独感，静静地，也执拗地攫住我。在社会上，我该这样遭人漠视吗？要这样被目为不值一顾吗？我感到双腿陡地失却了力气，几乎想在那儿蹲下去。

可是我不敢发怒，我只能想出点什么来安慰自己。我凭什么？我只不过是一个“助教”^①，真个是“职卑位低”；况且今天初出茅庐，岂能就此撒手而去。我于是又想起了那句话：

“一切都要过去的”。是的，一切都将过去，不管你是得意洋

① 助教——国民学校教师分为训导、准训导、助教三种，助教即代用教员。

洋，或者是受辱遭屈。就在我这么想着的当儿，事情不也随着一点一滴地过去着吗？想了这些，我的心情才稍为平静。

约莫过了五六分钟——在我的感受里已有几个钟头那么久——有个人进来了。我看到一个高个子，穿着白色官服^①的年轻人。他有一双发亮的眼睛，微凸的嘴巴很阔，背部微驼，一眼便予人精明圆滑的印象。这人走到我的前头，向校长一鞠躬说：

“校长先生，叫我吗？”

“哦，刘君，我很赏识你的努力，所以把你调到五年乙组。这个就是你的后任陆君。”

刘一连鞠了几个躬，“哈”了好多次，才回过头来。我跟他的眼光相碰，马上说：

“我是陆，请多多指导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彼此彼此。”

我们互点了几下头。

“刘君，”校长又说：“你就带他去，把事情交代好就到五年那边去吧。”

“哈。”

我跟着刘向校长鞠躬，相继退下。

刘的为人果然很圆滑老到，对我的发问答得亲切，很快地就使我感到以后要多多依靠他，我坦白地把这意思说出来。

“我今天就必须上课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用这么快。大概要见习一两天吧。”

① 官服——日据时任何正式的官吏均有制服，谓之文官服，简称官服。在学校，训导与准训导均系正式任命的官吏，故着官服。

“见习，看人家上课吗？看谁的好？”

“看谁的都好。你的隔壁是山川教头^①，看他的方便些。”

“我想还是看你的吧。可以吗？那么，这期间学生要怎么办？”

“让他们自修好了。这就是山川教头的班级了。你以后要听他的指挥。我先把你介绍给他。”

山川教头是个老头子，带着老花眼镜，面孔圆圆的，一看即知是个好好先生。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原名是张阿富，约一年前才改了姓名，在本校任教已三十多年了。

山川教头认识我父亲，这使我觉得很兴奋。他要我来看他上课，我只好答应他，当然也请他多多关照。

刘又把我引到我的教室——三年乙班。学生们都静静地在写字，都是男生。我们没有进去，仅从廊上走过，学生们都抬头目送我们。大概他们也晓得我是他们的新老师了，有的还在低声地互说着什么。

“这边也是你的芳邻，三年丙班。你有什么要问的，可以问教头或这一位先生。”

刘把我介绍给藤田节子。这是一个日本女人，看来很朴素，可是那粲然的笑容和悦耳的腔调，使我几乎举止失措。我觉得她非常美艳，予人一种盛开的大理花般的感觉。

刘告诉我，她只有十七岁，今年春间开学时^②，才从日本

① 教头——校长之下设教头一人，襄助校长。但仍须担任教务为一级任。

② 日本学制，学年分为三个学期，第一个学期亦即学年开始，在四月。依次为九月，元月。

来台，到本校任教。她的美、早熟、动人的媚笑，使我暗暗地吃了一惊，也不禁怦然心动。

我们回到教室，刘就把我介绍给我的学生们，然后把一些簿册一一指给我看，这就算完成了交代了。而后，他说要走了，还关照我最好依山川教头的话，到邻室去见习。我说我要去看看他的班级，有什么事还要去找他。我总觉得非依赖他不可，那个老教头和女先生，仿佛有一层隔膜，我便一再请他多关照。

我们从礼堂边的走廊通到另一栋校舍。拐个弯，第一间教室是五年甲班，其次是五乙。刚好这时五甲的教师在让学生做作业，自己靠在门框上，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就转过身子来。我看到一个面孔红润，充满朝气的年轻先生了。

“喂！”刘说：“我们以后是隔邻了。拜托拜托。”

“啊，那真好。”

这人声音很响亮，予人一种明朗快活的感觉。我又认识了一位同事——简尚义。

刘来到五乙的教室。在门口站着看了一会，忽然大叫：

“级长，怎么不喊口令！”

很快地，响出了“起立”的口令，学生们都倏然站起来。刘大模大样地跨上教坛。我看到他原本微驼的背部挺得很直，满面严肃，简直就换了一个人。我想，先见习一下他的作法也好，便在窗外站住。

学生们敬过礼坐定后，刘就讲话了。

“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跟你们一起读书了。希望大家守规矩，努力学习，做一个好学生……”

他的这一番话，对我的帮助实在很大。我根本还不晓得该向学生讲些什么，怎么个讲法。我回到自己教室后老实不客气地套袭了他的话，做为我跟我的学生见面后的“开场白”。

我大概讲了三分钟那么久，正苦于没有话可讲时，下课钟响了。我已上了一堂课，而且自认讲得还蛮象个样子，并且没有害上预料中的怯场病，使我觉得很欣慰。我不由得想，假使我没有去“旁听”刘培元的课，情形将会如何尴尬，甚至可能一句话也挤不出来。

我把学生们放出去玩，自己则悠然翻着出席簿、学籍簿、教师必携簿等东西。我虽晓得这个时候应该到事务室去坐坐，休息一会，或者喝一杯茶，抽一根烟什么的，可是我怕那二三十双可能集中过来的眼光。我还没有被正式介绍给全体同事，去到那里只能做个呆头呆脑的陌生小子，还是在这儿躲着吧，我想。

“陆先生！到事务室去啊！”

忽然一阵玲珑悦耳的娇声传过来，忙回头一看，是芳邻藤田节子。那笑着的眉眼，笑着的面颊，使我莫名其妙地受到震动。

“哦，哦……”我猛地心跳起来，答不出话。

“到事务室去啊，不去吗？”

她略偏着头，整个面孔仍然泛着艳笑，连每一根眉毛都似乎在发笑。

“我，我想不去了。”

好不容易才顺着她的语气答了这几个字。我确实感到面孔涨红了。真糟！我为什么这样胆怯呢？我暗自着急。

“是吗？没有关系嘛。那么我去了。”

我怔怔地望着她的背影。上身是白衬衣，下身套着灰黑色日式灯笼裤子，曲线都隐去了，不过仍然可从那体态中想象出丰满的肉体来。她的头发没有烫，在后颈往上折起来，用一只发夹挟住。从这朴素到极点的打扮里看出动人的色彩，这是我的年龄所使然吧？

下一堂课，我到山川教头的教室去见习。他的确是位好好先生，特地为我上了一节算术课，那种反反复复的话，不厌其详，不厌其烦的教法，在我看来，非常新鲜，也非常有趣。我发现到，教小学生时，一举手一投足，甚至一言一语，都跟我过去所经验的不同，而且表情还要特别夸大，故作紧张，故作滑稽，简直就是演戏了。我可以肯定地说，要不是先行见习一番，站在教坛上是会讲不出一句话的；就是讲得出，也一定不是学生们所能够听进去的。对我而言，这诚然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。

这一堂已是第四节，上完课就放学回家了。恰巧下午没有课。我想得先解决住宿的问题，以便回家准备搬出来住。为了问刘，我一下课就跑去找他。他告诉我，有个日籍教员得了肺疾，已搬到别处疗养去了（我之能得这个职位，就是由于这个教师走后出了缺）。他的宿舍可能由简尚义住，简的宿舍就是我的了，不过还得由校长决定。因此，最好午饭后去问问校长。还有，要回家也必须向校长告假。我坦白说出怕见校长，刘说大家都怕，但不得不见。我只有决定下午再去挨官腔了。

下午，我仍没敢进事务室，只在运动场上闲溜。瞥见校长驾到，马上就跟着进入校长室。颇出乎意料之外，这回校长却

也不象先前那么冷漠。当然，那也不能说是很亲切很客气，眉宇间仍旧有着一股不屑之意。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过来，这是做长官所惯有的气色，或者说就是威严。只要我明白当时我的地位是如何低微——虽然还不算最低的——而且又是一切都还有待以后表现的新人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校长告诉我，宿舍分配已决定，就是简尚义所租用的民房让给我，只要简方便，空出就可以搬进去，要我直接去跟简接头。此外，他还准许了我先告退。

我马上找着了简尚义。他确实是个明朗活泼的年轻人，说话干净爽朗，而且彬彬有礼。他说本来也马上可以搬的，可是肺病患者才搬走三天，希望能多隔几天再搬进去。但当他听到我说必须徒步两个钟头才能上下班，也就很乐意地表示明天就搬了。

我谢了他，并向刘告辞。刘又教我必须向教头说一声才可回去。好在下午的课已经开始，事务室里只有低年级的教员，为数不太多。我壮着胆子，硬着头皮，第二次走进事务室。我目不旁视，笔直地走上前，来到横桌，向山川教头说了告退之意。他关照我明天八点以前要到校，以便向全体同事正式介绍。我鞠躬谢了他退下。藤田节子是这时在事务室中我唯一认识的，我向她点点头，说先走了，顺便也向其他的人们边走边点了几下头。

我上班的第一天就此告终。“一切都要过去的”，这可怕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我不晓得该欢欣鼓舞呢，还是该悔恨痛苦。也许我不能否认，今天的经过是顺利的。我知道一个人初到社会上，不可避免地要遇上许许多多的关卡。我在第一道关

卡上没有出大纰漏，没有大失败，这一点是应该庆幸的。然而另一方面，我不得不为自己的表现泄气。我是那样软弱，那样怯懦。往后的日子正长，我将何以自处呢？

我默默走在山路上，脑子里不断寻思。最后我还是归到那句话：“一切都要过去的”！是的，来吧，一切都来吧，反正都是要过去的！

2

台湾北部有两处相当著名，却因地处偏僻，交通不甚方便，而不太能吸引游客光顾的风景胜地——大河街与牌仔山。

大河街位于新竹州东北角，街路临大嵙崁溪（即淡水河上游）而建立。以雄伟的中央山脉连峰为背景，面临清澈的河水，眺望非常好，并以盛产香鱼及山地特产物而闻名。牌仔山在大河郡境内，为山地同胞聚居之地，是深山中的一个小小台地，远望有如一快木板，因而得名。不过明瞭山地情况的人，晓得这说法是不确的。原来“牌仔山”只是山地同胞口里的地方名称，音译过来，便成了台语“一个木板样的山中地方”，恰巧该地形状也颇符合这个意思，便有了这种迹近附会的说法。

大河与牌仔山距离约有十六公里，中间隔着好些座山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用人力推动，走在宽约半公尺的铁轨上的板车——称为“台车”。如果单论翻山越岭的性能，大概不会有比这种台车更优越的车辆了。但它的装载量却小得还不如一辆牛

车。四只铁轮上搁着一块一公尺多见方的木板，四角各竖一根长约一公尺多的木柱——台车的配备机件就是这些了。它能载客，也能载货，如果是载客，就在木板上放一只箱形座位，官方的限载人数是三人；如果是载货，可以勉强装上十包左右的谷子。它的大小，于此可见一斑。

不过因为它是人力推动的，体积又小，所以能够在狭隘的地方敷设的铁轨上行走，陡坡危谷都可通过。在平坦的地方，车夫跑着推一小段就可跳上车走一小段，勉强比步行快些，上坡时形同牛步，吃力而缓慢，不过到了下坡路，倒可一泻千里地飞驰一番。

约在大河街与牌仔山的中间，有个小部落叫五寮。两排矮小平房沿台车铁轨两旁建立，杂货铺、米店、理发铺、肉店、点心店各一，此外就是兼带耕种的工人、伐木匠等等，是个名实相符的山中小村。相传好几十年前，外面来了一些开垦的农人，在这附近盖了五所茅寮居住，于是有了这个垦荒地气味浓重的名称。

当时，日本人管高山同胞叫高砂族，山地平地的界线叫“蕃界”，蕃界内为“蕃地”，在蕃地居住的人，在行政上受着特殊的条例保护。五寮就在蕃界外约两公里处，可知除了蕃地以外，五寮算是最偏僻的小村子了。

这里四面环山，有条小溪流过，形成了狭长的小台地。台地上有一些水田，向阳的坡面则辟为茶园，其余都是山林。如果加上散居附近的居民，总共也有一两百户人家，属于五寮警察派出所管辖之内。

隔着台地中心的小溪，离部落约二百公尺处有一所学校